

APR 27 1933

中華民國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方朔

(每星期五出版)

全年五十期
本埠連郵費
大洋二元
外埠大洋二
元五角
國外大洋四
元五角
零售每份大
洋五分

第一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四月廿一日出版

本期要目

潮語

先打退日本人

火坑之跳入與跳出

命也天歟?

送張漢卿出洋

五長見解觀止

東北見聞錄

淒絕殘筵

漫畫

日出月初盞隨筆

鷄下蛋

女性法西斯蒂化

何必白操那份心

不知是何心腸

頤和園字畫的下落

水聿堂談屑

長篇小說——細君

晉今

贊

津

孤鴻

思孝

明

聖

贊

豫

長

子

經

慎言

北平
友聯中西印字館

四月一日正式開幕

開幕伊始 特別從廉

北平崇文門內大街青年會對過
電話東局四千六百九十八號

朔語

(一)「先」打退日本人

中央委員吳稚暉先生四月九日在上海語記者：「對提早召開國民大會無意見，但必先打退日本人才好。」吳稚老的妙語，有好些日子沒有光臨到我們底耳鼓。

現在又來了一句「先打退日本人」，在表面上看起來，這句語并不見得怎樣妙。不過吳老先生素常慣說俏皮話，這句表面上「不見得妙」的話，幸而是從吳稚老「常妙」之口說出來，我們不免覺得有點「妙在其中」。日本人欺負我們，可以說是到頂了。佔了四省的地位，做了許多的把戲，還來個什麼「自衛權的發動」等等的怪話。我們跟頭算到今天總是栽了。現在大家都「是吶喊着打算着怎樣地爬起來去幹一下子，讓日本人也嘗嘗這栽跟頭

不好受的滋味。這麼救國呀！那樣救國呀！一句話說起來，還不都是要去「打退日人」嗎？吳老先生的確是說話「趕點」，看着大家照照攘攘，果然又說出來一句「先打退了日本人才好」。瞧瞧這個「先」

賣身體作皮肉生涯的娼妓們，常常地自認並被認為淪落火坑中不幸的女子。火坑是多麼森怖可怕的一種東西啊！最近行政院長汪兆銘表示說：政府中人，現在無異置身火坑一樣。希望同志們踴身「跳入火坑」來共赴國難云云。決心來跳入可怕的火坑，又是如何悲壯底一樁事兒呀！汪院長的話真是痛切得不可以再「加油」了。不過，國難深到如此程度，在理論上，凡我國民，簡直誰也不能說不是身在火坑

(二) 火坑之跳入與跳出

字够多麼「妙」啊！上次吳稚暉先生罵古物是臭東西，於是乎古物二批三批都無聲無臭地到了上海。這回吳老先生說要「打退日人」，大概是在打退日人之「先」，我們大家總不至於不誠心誠意地來努力「打退」的工作了。吳先生，您什麼時候再給我們妙上一句呢？

(嘗今)

之中。縱使自己一百個不願意跳入，可是人家已經用飛機炸彈坦克車把我們趕到火坑裡面。現在這跳入與不跳入似乎不成其問題了。在下大膽地認為汪院長的「跳入火坑」應改為「跳出火坑」。我們不僅抱「跳入火坑，庶幾得一死所」之態度（當然的，死在火坑之中，比着逍遙火坑之外，高出幾萬萬倍。）而應該進一步想怎樣去「跳出火坑」來打開一條生路。

(律)

論著

命也天歟？

今 嘗

蘇維埃政府逮捕維克斯公司僱員英僑六人後，英國政府積極地來竭力採取營救之術，於是乎駐俄英大使歐菲被召返國報告一切，而英上下兩院均三讀通過禁止俄貨輸入之案矣。漫論被捕英僑事實上否犯罪之行爲，然英政府保護國民生命利益之努力，殊令吾人發生無限之感觸。返觀我大中華民國之人民，其生命財產所受保障程度爲何如？嗚呼！彼敵入鐵蹄之蹂躪，戰區內之人民，更無時不膺遭砲火之糜爛。家破人亡，靡舍爲墟。除最近長城各口之抵抗，差足以表示我國之精神，以前慘史，國耻之沉哀，與人民之災禍，痛定思痛，以較諸英邦政府此番迅速之努力，毋乃自愧不如！

夫彼洋人與我華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普天下之人類，固無一非胎生而爲卵生。（當然的，有一部分華入喪心病狂做漢奸恐怕連卵生的動物都不如，這種情形，洋人也沒有例外。）無人而非經過十月懷胎而後誕生者也。彼洋人具兩眼一鼻雙耳隻口，我華人固亦無一而不備。彼洋人有好腦子，我華人固亦不少有「大頭」也。他如軀幹四肢，洋人所有，我華人並未曾落人之後。然則，洋人華人固無異也。何以洋人之「命」，值得彼國家如斯之關切，而華人之「命」，便漠漠然如痛癢不相關歟？曰：命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洋人之命，重於泰山，此洋人所以「能」爲洋人也。華人之命，輕於鴻毛，此華人所以「終」爲華人也。君不聞美國教堂被日機轟炸，美國便予駐華美使以「便宜從事」之訓令乎？彼洋人知所以寶貴其洋命，我華人則「不在乎此」也。噫嘻！華人生命之不值錢，蓋亦「命也天歟」？吾人其只好「怨天尤命」來自唁「命之不如人」也哉！

禱

送張漢卿出洋

四月十一日晨，張漢卿先生，偕嬌妻，攜愛子，挈膩友，趁茲春光明媚，登輪放洋，作長途旅行，亦人間及時之韻事也。洋風呼呼，足以驟年來交臂之軀，而發囁嚅，更可洗國內飢饉之氣。漢卿此行，誠可謂得其時矣。漢卿官勞黨國，功罪難論；邦家多事，詭譎叢生。今番遠游，不之他山之鏡；海外僑胞，遠道傳聞，間或有失實之處，

借此機緣，滙述苦衷，則身隔萬里，涕泣呼號關心祖國之胞民，或能多表同情，而稍減其責備。漢卿努力焉可。嗟夫，漢卿行矣！無以贈別

「五長」見解觀止

津

，謹祝「一路福星」，「平安到達」，起居動定，諸唯珍重。再見之日，切望續述所聞所見所得，一新吾耳鼓焉。

(贊)

四月既望出版界某社長，財政機關某秘書長，銀行界某行長，綢緞莊某舖長，及私立學校某校長，開五長泛舟會議於北海，由校長操槳，秘書長掌舵，行長及舖長暢談「生意之經」，社長手報章一束倚船頭而靜聽焉。

舟行中流，社長忽呼曰：「聽諸！君輩其會讀今日報紙中此段新聞乎？蔡子民先生在滬發表談話云

：「取消緊急治罪法，事實上固難辦到。惟民權保障同盟，為正誼人道計，不得不有此要求」。既知其難辦到，又不得不要求，此以民權保障同盟會中份子之資格而言也。既要求矣，又曰事實上難辦到，此又站在中央委員地位而說話也。蔡先生之言，蓋深諗談話之秘訣矣！」

秘書長曰：「子少見多怪，蔡

先生之言，亦平常之至，夫何足異？眼珠是黑，銀錢是白，見而愛之，人情之常。廉潔不貪，誠舞弊，事實上固難辦到，惟本機關為「打起官話」計，不得不有此通令。

行長曰：「言哉斯言，充分準備金及營業不投機，事實上固難辦到，惟本行為「招徠生意」計，不得不有此宣言。」

舖長曰：「然也！真正減價，犧牲血本，事實上固難辦到，惟敝舖為「與隆實賣」計，不得不有此廣告。」

校長曰：「提高程度，嚴格招生，事實上固難辦到，惟本校為「裝璜門面」計，不得不有此原則。」

社長聆言畢，肅然起敬曰：「原來如此！宜乎我國各種宣言通電條陳計劃方案決議口號標語之光怪陸離而多得「不亦樂乎」也哉。」

東北見聞錄

(續)

孤鴻

(據最近東北歸客談稱，現在偽國鴉片公賣已經實行。各處鴉片公賣所林立，平均每四五十戶便有一家公賣所，其發達程度殊可驚人。一般漢奸，只圖發財，照此以往，將來東北人民，受鴉片之毒，將不知底止。日人之處心積慮，陰險狠毒，麻痺我民族之心理及手段，吾人其可不加以警惕，而急圖所以自救之方乎？)

結論：根據上述情形，日人之野心，昭然若揭。其侵略企圖，良無已時。彼目前用種種卑鄙手段，毒耽我失地民衆之心理，備將來作爲朝鮮第二。現因國際關係，不得不借重傀儡政府，以爲假面具，來作口實，避免世界之劇烈反響。暫時用徵稅爲餌，羈縻一般漢奸，作

一殉傀儡舞臺劇。漢奸們利慾熏心，嗜耽若渴，不知一旦時機成熟，日人即將踢之於門外矣。東北失地，自九一八陷落敵手，日人即竭力經營，日之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此後吾人如能收回，非訴諸武力，支付巨大之犧牲流血，日人絕不肯輕易放棄。徒欲倚賴世界輿論，正義援助，以達到收回之目的，實爲夢想。此種結論，并非自暴自棄，實爲自悲絕望，蓋觀察事實狀況，實在如斯，吾人切須研究日人之心理，自相勉勵，努力自強，準備最大之犧牲，拚死前幹，才是收回失地之唯一途徑。否則，日深日久，日人根基愈固，吾人之事功，亦將日見其困難矣。臥薪嘗膽，急起直追。還我河山，拯我胞民。以熱血洗國恥，藉奮鬥圖自存。增進國家之地位，發揚民族之精神，是在我國民有以自勵之也。

(完)

淒絕殘途

(續)

思考

黎潔子一進房，看見桌上放了一張名片。剛要拿起看時，趙媽道：「孫先生兩點多鐘來的，沒說別的，就說，親自來給小姐道謝。下星期週假兩點鐘再來。如那天小姐有事，請小姐不必等他！說完走了！」

「潔子問道：「他未有問我上那兒去嗎？」答道：「沒有！」這時潔子腦中，行將消滅的孫士權的影兒，如春雲之乍展，漸漸吐出廬山來！

孫士權是華北體育界的名將，從未失過一回合。上次也許是碰見鬼了，因碰見鬼，反倒過著這麼一位天仙，總算是祖上的德行呀？然

而在醫院裏足足享了一個月，別人

不願享的福，也算難得的高樂啦！

等到出醫院的頭一天，就四處去打聽這位天仙。因為他既然知道她是醫師大學校的學員，可不知她的名字。有人對他說：那個女子叫尼姑！這一來，他好比潘老丈，不問倒好，一問反問糊塗了！真要疑神疑鬼，莫名其妙呢！幾經周折，方才探出黎潔子的姓名和住址，連潔子的性情，也探得一二。所以那天裝起孫子來，必恭必敬地拜訪天仙！

這天已到約會之期，孫士權一點半鐘，已站在梅枝胡同口內。快

到兩點鐘，就馬上走上走上黎宅石階接門鈴。胡媽開門，接得名片。進去不多久出來說：「請！」將孫士權讓到外廳坐下，一會胡媽打着門簾，潔子進來了！行禮之後，孫士權揀潔子愛聽的話，灌了一氣。潔子打過一星期的話，臨時一句都吐不出來。末了還是由問孫士權受傷後，怎樣怎樣，談起來的！也可算得三句不離本行了！孫士權不知醫理，只好將住在醫院一個月，所得的速成科的材料，豁出去哼哼哈哈，鬧了一回！時候一久，比在運動場上辛苦得多！就是累了想加油，胡媽雖然在旁，可惜他不是啦啦隊！更不會胡拉胡拉舞！初次見面，坐

得太久，也覺不識相。借此心理，來壯個膽子，便起身告辭！

從此每逢星期週假，黎潔予和孫士權，總在一塊談心。可惜無人在旁，不知說些甚麼？似乎有一次，孫士權很鄭重地對黎潔予道：「

我是體育家，要保全我的健全身體，所以從來不交女朋友！妹妹！請你相信我吧？……我今年雖然二十四歲，還是一個處男呢！」黎潔予一生忠厚，又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姑娘，何況她目中認為全世界的男子，只有孫士權一個是香的，是最美的，比一切哥蜜花瓶聖美。莫說小孫說他是處男她肯相信，就是小孫說他自己是狗養的

，她也是一樣相信的。還要驚歎這一個狗養的牠，何以牠的尊容不像狗子呢？就是胡媽趙媽她們，全說孫先生真是一個好人！惟有潔予的母親黎太太，不歡喜孫士權！

這天黎太太到潔予的屋內，嚴肅地道：「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從來說話，未有一件事說過二回的。你同孫士權往來，我連這回已說過第四回了！今日問你一句最後的話：你能聽你母親的話，不再和孫士權往來不能？」潔予低着頭，毅然答道：「不能！」黎太太不說甚麼，歎口氣回自己屋裡去了！

也就混過去了！吃完飯，黎太太問潔予要黎潔予三字的印章，她交過母親之後，仍回學校。黎太太也出了一趟街。回來和平日一樣，潔予下學回來，黎太太便將印章還她。夜晚黎太太等她們全睡了，就開始收拾行李回南。好在黎太太時常南北往來，一切東西都在手邊，只是這次多一個白天買回的小提箱，和一封信；留給潔予而已！那封信不暇修辭草草寫道：「潤玉吾兒知悉：汝母行矣！汝父棄我而去，孀織孤兒，度此淒涼歲月，六載於茲！差幸汝姊弟皆能知我心懷，從無拂我意者！求諸今日，可謂孝矣！比者，吾兒心有所屬，我又何必憂

持，但此舉，我國不喜。留居于此，徒增不快，不如去之，遂淡然行矣！兒年二十有一，在法律上已有自主之權。惟兒人太忠厚，處今澆薄之世，我實愛之。應遇事再思，莫貽伊戚，是所至望！汝父所遺現款，約四萬餘元。昨以黎潔予名義，撥存二萬元與兒。餘數為汝七齡幼弟，留作教養之資。此間一切，亦歸兒所有。此屋離學校至近，可毋他遷。胡媽，趙媽，在我家多年



，人書謹勸可哉。彼是無家可歸者！望善觀之，兒心忠厚，此則無煩汝母過慮也！醫校同學，朱希娥女士，其人誠篤，幹練且過于兒，宜親之敬之。湯蝶衣女士，過從不宜太密，有機絕之尤好。書不盡白，祝汝前途幸福無量。母謹芳臨別示。」附加一行道：「附鑰匙一柄，外小箱一件，內有清單。」寫畢看了看，用漿糊將信封封固，沈思一回，覺得都已辦妥。于是洗過手脚，上牀安息！（未完）

日出月初齋隨筆

聖

報載：并國術會為便利民衆演習大刀，特組民衆大刀訓練班，任民衆自由報名受訓，備赴國難。全市警察亦加授大刀，及八翻手國術之演習。

東方朔曰：大刀避世久矣。自飛機大砲誕生後，大刀已為人所唾棄，目之為腐敗太古式之戰器。孰知大刀之運，突然亨通；自喜峯口一役，吾人所久丟在腦後之大刀，大顯神通，大抹而特抹，只抹得名揚四海。於是乎木月之製造商，忙煞一時。今太原民衆亦訓練大刀備赴國難，則「大刀救國」大可以取「飛機救國」而代之矣。

吾不禁喜此後救國口號中又多一種「大刀」，更賀此禮沒一時久不為人稱道之「大刀」竟有參加救國工作之嘉緣也。

☆☆☆☆

本市消息：平市民間一般之習慣，多在春季舉行結婚。每年三四月間，結婚者到處皆是。花車彩輿，絡繹不絕於途。若逢吉日，更為衆多。以故一般人多呼春季為「結婚季」。據社會局調查：在今年三月間購領結婚證書舉行結婚者，達七千九百四十餘人。四月上旬之旬報，全市結婚者，六千一百二十四人。春光明媚中，到處喜慶洋洋，亦一趣聞也。（見四月十四日世界

晚報）

東方朔曰：及時行樂，君子原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趁春光而結婚，及時行樂也。長城各口，屍骨堆山，人口統計，突形銳減。結婚之後，努力奮鬥，製造小國民，補其缺額，亦担負國家興亡大責之一道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結婚共赴國難」。

鷄下蛋

贊

胡瞎子與鄒瞎子談話。
胡瞎子曰：「現在天時不正，人心大變，災禍頻侵，妖孽百出，真是邪行到家了！」
鄒瞎子曰：「誰說不是呢？怎麼聽說嗎？如今的娘兒們，頗也不

梳，脚也不裹，整天地不是儘提倡什麼曲線美嗎？可惜咱們都看不着那些鴨屁股式短頭髮，還有那一扭一捏地走路的「洋」法，也不曉得究竟是什麼神呵！」

胡瞎子曰：「別快喪嗒！眼不見為淨，瞧不見少囉兩個心，我就聽着這些娘兒們走起路咯吱咯吱底響聲，就够膩味的。」

鄒瞎子曰：「真個的，這年頭兒，新鮮底事兒，越來越多。這些日子不是嚷嚷說有一種外國「鷄」會「飛」到天上麼？」

胡瞎子曰：「可不是麼！這種外國鷄不但會飛到天上，據說那飛

鷄還會從天上下「蛋」呢！

鄒瞎子曰：「他們說那個「炸」掉下地來還會「炸」，炸開單裡面蛋黃蛋白足可以砸死好幾十人，你想想這鷄蛋够多麼大！」

胡瞎子曰：「要不，那些人怎麼那樣忙着并嚇得搬家到南邊去呢！外國玩意兒真是邪門，連外國鷄都會飛上天去下蛋。」

鄒瞎子曰：「還是咱們中國禮教之邦，強些。咱們的鷄多回兒飛上天，會在天上下蛋。憑咱們幾千年來底德行也出不了那樣大的鷄，一個蛋砸死個百八十人。」

胡瞎子曰：「沒眼福，要看得

見，我可不怕，到是要聽聽這外國鷄怎樣下蛋！」

鄒瞎子曰：「少見識吧！管他怎樣飛怎樣下蛋，反正咱們中國裡不會有這些妖孽。老天爺可憐咱們瞎子，愛怎樣下蛋大約不至於落在咱們頭上。過一天且過一天，犯不着去操那份心。」

胡瞎子曰：「我算得咱們倆今年流年還不錯，一碗大米飯少不吃的。真是，得過且過，管牠的。」

鄒瞎子曰：「唉！」

胡瞎子點上洋火抽一口旱煙。也來一個「唉！」

女性法西斯蒂化

豫

報載：

「羅馬訊：意首相墨索里尼近發一勸告文，力述女子健康狀態改善之必要，警戒女子勿為纖弱之狀態。有『弱母不產健全之子女』語，文中對於書家，亦令其於描寫女子狀態時，應極力注意健康之曲線美云。」

提倡女子須有健康美，自然是一樁很合潮流之舉。『健康美』與『法西斯蒂』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硬拉在一起，難免有胡說亂道之嫌。但事情是經不起聯想的。本來，提倡健康美出自別人口中不足為奇，偏出於這位法西斯蒂鼻祖墨老先生口中，豈不容易惹人生疑？人，本來就是好思索的玩意兒麼！

我們對於這勸告文應有兩種看法：第一，假若墨先生真是出於至誠，見到弱母是不會產生健全子女，所以才出此勸告文，切望女子應與男子一樣地在社會上活動，打倒林黛玉式的女性，這未始不是給婦女運動打了一下極嚴重的嗎啡針。雖然墨老先生一手當國

，希特勒獨裁德意志政權，犬養被刺，日本軍閥與世界為敵，『法西斯蒂』四字在此民族革命抬頭的時節被認為不二仇敵；但我們撇開政治氣味的論調，對於墨索里尼的嗎啡針要絕對的擁護，而更該替他呼籲。因為女性不但體格要健康，而且對於一切事業要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去勝任。既能擠在電影院售票處與男子爭先恐後的競爭，就該在這廣大的世界中與男子相競賽。經過溜冰賽跑的鍛鍊以後，至少應該充作看護。利用這種健康的體格，追隨着救護隊在熱河八溝喇嘛廟走上二三十里的戰地。婦女運動不致落後，社會的改造才有進益。因此我們因該高呼：『擁護墨索里尼的勸告文！』

第二種看法，墨老先生的勸告文的用意如果是着重於女子性情的本身要法西斯蒂化，對付男子要法西斯蒂化，或者他老牛生要促成婦女早日得到政權，一同在政治上實行法西斯蒂主義，那我們便要老實不客氣的喊『打倒』。或者有人說：『墨先生也是男子，況且他倡健康美，祇是體格的改善，與女『性』之改革無關。』這話對是對的。可是歐風東漸，中國的一

切文化習俗無不是由西洋的風氣緩緩而來所感受的。歐化是歐化了，可是化的不得法。二十年來中國沒有一點科學建設，英法大菜，摩托車，高底鞋物質上的建設消耗却早就「化」成功了。青年學子十之八九沒有西洋人研究學問的精神，却早有了享樂西洋物質的能力甚至嗜好。一切學術上的主義，科學上的方法，一登了中國大陸，沒有不被中國弄得改頭換面當成人鬼不像的東西。萬一墨索里尼的提倡健康美隨着歐風東來，中國人誤會了，中國的女「性」真法西斯蒂化了。你能說牠不可能嗎？萬一摩登的女子都變成嘲悍記裡的瑪麗黛克薇，且初結婚月底便爭執贍養費的多少。將如之何！

總之，我們擁護女子不但體格要健康，對於「做事」，對於「工作」要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去勝任；我們絕對反對女子對「人」法西斯蒂，性格法西斯蒂。

何必「白」操那份心

長

會議真是如今時髦的玩意兒。東也會議，西也會議，五光十色，斑駁陸離。最近美利堅合眾國羅斯福總統所召集的華盛頓經濟會議，總可以算是中國人眼光觀察起來的一個會議中比較重要並值得會一下子議的會議。怎麼講呢？華盛頓會議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華盛頓會議訂了什麼九國公約，是「擁護遠東和平」的工具。美國人是咱們的好朋友，難怪我們身受倭鬼侵略者，聽着這消息便說：「美國又召集華盛頓會議了，一定是要討論遠東風雲，來維持前次華盛頓會議底所謂神聖條約哩！到底美國人是好人兒，還知道條約的責任。」失望的很，報上登了一段消息：華府經濟會議，直接為談歐美經濟安穩，間接仍係解決戰債問題，「不討論遠東事件」。一般神經敏銳的不禁覺得懊喪的很！華盛頓會議由熱心的美國人召集，居然會不討論遠東事件呢？原來是道地的「經濟」會議。固然的，現在去推測，我們誰敢說到底討論或不討論哩！這個權是在他們列強洋政治家大人們的手中。有咱們中華民國說話出主意底機會麼？但是，不討

論管然是「閒話少說」，就是討論呢，這二次華盛頓會議的議程和決議書上，多添上一個遠東事件的標題罷了；將來大概還有第三次華盛頓什麼會議來擬護這二次會議的神聖條約啦！會議到今天已經够多的了，條約簽訂也不少啦，這次華盛頓會議是否要討論遠東事件，我們又何必去「白」操那份心？

不知是何心腸 傻子

婆婆見了兒媳婦，總覺得豈不是來橫不是。

女性見了人家妻妾相容，東也說，西也說，說是人家太太太無用了。

見了中常婦女，老實拘謹，不摩登化，簡直瞧不上眼；臉上還要表示出來，嘴裏還要說些譏笑的冷話。

見了富貴時摩婦人，却又要多看幾眼；嘴裡雖不說什麼，臉上却遮不住有羨慕的神色。

自己無才無德，不能安慰丈夫，逼他去走逛娼妓討錢太太一條路上，反說丈夫無良心。

丈夫無錢，終日哭鬧，家宅不安；丈夫有錢。終日游玩，家務不理。

任事總要與男性平權，等同丈夫愛人嗔氣的時候，却又要男性低聲下氣地去討情，甘心自居於玩物之列。

決不肯侃侃而談，辯明曲直，自認錯誤。

子女家庭教育，為一生根基，最為要緊。小孩都有良好的家庭教育，長大了都成好國民，國家自然就會好，政府自然會整齊廉潔，何必要力竭聲嘶地喊唱組織良好廉潔政府呢？男性整天在外工作，這家庭教育的責任——可以說比平常男性的責任還要大些——都是女性肩上所負之責任。天天出風頭唱高調，而不去注意兒女家庭教育底工作。

以上種種，不知是何心腸？

張學良 馬後炮 頤和園字畫的下落

經

張學良下野後，來了兩個馬後炮。一為海軍部告發「盜賣天津海軍醫院」事，一為「頤和園字畫借閱未還」事。鬧得一塌糊塗，莫明其妙。於是乎行政院也從事查究矣。現頤和園字畫事件，即將檢還，北平市政府并已公佈來往函電稿件如下：

平市府與于鳳至往復函

周大文函——敬肅者，前者副座暫駐頤和園時，曾借閱該園書畫十三件，尙未檢還，頃面呈副座，奉諭即轉告夫人檢出送還等因，謹此奉陳，即乞飭人檢出擲還，以清手續，非敢妄想追促，實緣時局如斯，誠恐他人不諒，或生誤會耳。惟千萬鑒宥為荷，專肅敬請坤安，周大文謹啟。

于鳳至覆函——周市長來信收到致於你提的頤和園畫，上次你問我，我還以為在家裡這一個箱子裡。後來一問可合說不是，因為我不知道那件是頤和園的畫，所以擱在司令所有的畫一塊早送走了，致於這畫，既是借來的，自然應當還。但是已經送走了，過些日子我拿出來就奉還，致於司令為人，你是知道的，慢說這一點東西，就是再有價值的東西亦不要的。過些日子一定送還，請你轉告，非常對不住，祝你春安。

平市府與朱光沐往返電

周大文敬電——上海吳更長鐵城兄轉朱秀峯兄鑒。D密副座前向頤和園借閱書畫十五件，隨行誤置箱內，未能檢還。頃奉行政院電令，將該園銅瓷書畫等古物南運保存，所有先借書畫，擬請陳副座，可否飭人檢出，設法寄下，瑣瀆愧悚，千萬諒鑒，並乞示復，弟大文敬印。

朱光沐青覆電——北平市政府鄭前兄，安密，菲章兄勛鑒。總座借閱頤和園字畫十三件，現存天津銀行，頃將鑰匙交着愚兄帶津會同吾兄負責檢出歸還。此間報載，張繼電致吳鐵城，謂該園古字畫多在張手，應扣留，勿令流亡海外云云。請速更正，並向各方解釋為要，光沐青印。

水聿堂談屑

想得發瘋

某社交之花在看晚報的中間，突然地向着她的父親說：「看啊！這裡有一段新聞，登載有一個女郎，因為不意間被人強吻，竟然發瘋。」

父親說：「是嗎！可是，她爲什麼要發瘋呢？」

女兒答：「我想她一定是接吻不夠，想得發瘋了。」

* * *

不在家

亨利：「若是我接着你同你接吻。你要喊叫你的父親嗎？」

麗達：「當然的！不過，他現在不在家啊！」

長篇
小說

細君

(續) 慎言

(三) 海程中良伴

次早羅傑臣送細君到共同丸，史量生的小姐文美，早在船內了。十點鐘一到，船便啟碇。細君對於家庭，本無所留戀，和文美小姐，同倚在船上鐵欄邊，望着岸上樹木，人影，屋頂，漸離漸遠，愈縮愈小，終於煙水茫茫，莊嚴偉大的大連碼頭，已望不見了。文美小姐一手將細君挽住，同向甲板上一列藤椅坐下。文美和細君原是在北平秀文學院同學，暑假一同回大連。

細君在暑期內，因終日和超塵盤桓，和文美很少見面。文美今天見着她，痴痴望着岸上，拉她坐在椅上笑道：「暑假兩個多月工夫，真快得很，上次我和你同船回來，現在又同船走了！我在未回大連時，心上只盼早回來，回大連住了一個多月，我又想到北平了！」細君只微微笑一笑，心中暗想，你有愛人在北平，當然是想到北平去。文美又道：「我上星期就要走，我母親不許我走，不想過了一禮拜，會和你

同船去。我們回大連反少見面，你這兩個月期間多作什麼消遣？」細君道：「我也莫明其妙，就這樣糊裡糊塗混過去。」文芙掩着嘴，笑道：「你不是和密斯脫李，常在一塊嗎？聽我父親說，你不久就要和密斯脫李結婚了！」細君覺這些話，很不入耳，但又不願在文芙跟前，露出厭惡景濤。只含糊應道：「老李！已經上山西去了！」說了這一句，又怕文芙再追究下去，接着又說道：「共同丸，我還是頭一次乘坐的，我們且到各處看一看，好不好？」說着不待文芙答應，站起來挽着文芙左臂，二人沿着光滑船板，先到甲層交際室。走進一看，

只見室內陳設極其富麗。屋角，留聲機一具，預備旅客跳舞。四周船壁上備有許多圖書，和各國報紙雜誌。最妙在扶梯間，設有海圖一幅，指示由大連至天津的航程。圖中備有一軌，中置一小木船。小船移動，一似本船航行。本船到什麼地方小船在圖上也到什麼地方。圖中復有精密里計表，指示已航行若干里，距離目的地，還有若干里。尤其妙是本船一過燈塔，圖中的小燈塔內電燈，也立現光明。設計極其精巧，引得許多旅客，都站在旁邊觀看。文芙和細君，看了一會，沿着小梯到乙層餐室。裡面擺列許多鮮花，一切几案，無不小巧精雅，窗

簾，壁衣，棹布，華貴無比。走出餐室，又沿小鐵梯下去，便是機器間了。細君覺着一股氣味，很不好受，不敢停留，又沿着扶梯，重新上來，繞到船尾吸煙室。裡面備有几案，預備旅客弈棋，打撲克消遣。文芙指着一張四方桌子，笑道：「可惜我們只有兩人，假如再湊兩人，我們可以在這裡打幾圈麻將。」細君道：「你就是愛賭，在暑假這兩個月，你的麻將，還沒過癮嗎？」文芙道：「不是的，我爲的在船上打牌，時光過的好似快一點，可惜沒有熟人，湊不上……」正說到這裡，忽聽後面，有人帶笑應道：「密絲史，要打牌，我來奉

陪。」文美見有人在身後答話，吃了一跳，和細君同時掉轉頭一看，見一個洋裝青年站在後面。文美認得是他表兄呂元楨，笑道：「元楨，你也趁這船走呀！我還不知道呢！」元楨道：「是的，我也不知道你也趁這船，剛才我在後面，望見，好似是你，我又不放過來。」元楨說到這裡，眼光轉到細君身上，文美立時會意，忙代為介紹道：「

這位是羅傑臣先生的小姐羅細君。」又對細君道：「他是我的表兄呂元楨，我正說沒有熟人現在又多一個了。」細君笑道：「三缺一，也是不行呀！」元楨道：「就是有四位，也不能打牌，天氣不好，不一定會起風。」文美道：「只有你懂得天文，好好天氣會起風，我可不信。」元楨道：「到今天晚上我的話就可證明。」說着，又向細君笑一

笑道：「在船尾觀海，比在船頭有意思，那邊有椅子，我們到那邊坐坐。」文美和細君跟了他，到後面餘椅坐下，元楨又道：「你二位坐一坐，我去拿點東西來。」說着一逕走了。過了一會，拿了一包報紙包着東西，回來，打開，裡面包了許多香蕉密柑，分餉給文美細君。大家一面吃着，一面談話，把剩下菓子皮，一塊一塊扔在海裡去。

(未完)

北平晨報

內容豐富
排印新穎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鮮台日本及其地每月一元
元三角
香港澳門每月二元
九角
新嘉坡吉隆坡檳城
汕頭美每月四元一角

同興榮紙店

本號自運中外各種紙張泥金臘牋綾
錦裱對新式信箋護封帖套簿冊以及

官署學商用品文具松煙墨汁石鉛印
中外名片湖筆徽墨蘇杭雅扇俱備

西單牌樓北石虎胡同西口外路東
借電話西局一〇五九號

本刊廣告刊列

注意：上表均以一期計算	尺地		全頁	半頁	三分之一頁	四分之一頁	八分之一頁
	前內	後					
刊登四期者 刊登七期者 刊登八期者 刊登十期者 刊登十五期者 刊登二十期者 全年者 五折 六折 七折 八折	封而	封而	四十元	廿四元	十六元	十二元	七元
	普通	普通	四十元	廿四元	十六元	八元	七元
	普通	普通	三十元	十八元	十二元	五元	五元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廿一日出版

北平西四前英子胡同甲六號

編輯者 東方朔週刊社

電話西局一五五〇八號

發行者 東方朔週刊社

北平前外西河沿路北

印刷者 炳林印書館

電話南局三六一〇號

本刊之主張

- (一) 以增進中國國家及民衆的福利爲使命
- (二) 以純正的態度評論關於中國國家及民衆底各種問題